

天涯诗海

冬临盈滨：
一弯海月的私语

(散文诗)

■ 李永清

题记：

当北国风雪呼啸时，琼州海峡正以20℃的浪花编织冬日的绸缎。这片形似新月坠入南海的沙岸，用火山岩的体温焐热了十二月的风，让踏浪的足印成为时光与潮汐合写的十四行诗。

—

我们循着鸥鸟的弧线走来，鞋底沾满石英与云母的碎语。

浪是不断重写的邀请函——“请以脚尖，签收这封用盐粒与落日火漆封缄的热带情书。”

冬阳像琥珀色的罗盘，将沙粒照成史前生物的鳞甲。

夫人拾起的贝壳，突然有了宋瓷的釉色：“看呐，这是大海留给陆地的最后一件未被驯服的瓷器。”

玄武岩在远处保持缄默，它记得千年前岩浆与海水的初吻。

此刻我们站立的细沙，正以0.3毫米/年的速度向更温暖的经纬度迁徙——原来永恒，不过是两行并排脚印与潮汐的拉锯战。

二

你从地质史册中醒来，玄武岩的骨骼托起一弯海色。

浪是永动的钟摆，量度着琼州海峡的晨昏。细沙如未封缄的信，被鸥鸟衔往更南的蓝。

正午的太阳在此失重，碎成齙齙的银币，撒向温泉池底。棕榈树用斜影丈量度假的刻度，而礁石固执地黢黑——像老者数着潮汛，说白鞋染灰才是大海的胎记。

当轻轨站台的灯光淹没于星群，你便成了海口遗落的亚麻手帕。渔船在远处明灭，如同永庆寺未诵完的经文。而月亮，正把整个半岛酿成微醺的荔枝蜜。

一叶风光

■ 张潘海

黛瓦青砖旧事藏，
千灯霓虹映霞光。
一江摇碎朱颜色，
半入波光半入章。



海边风景。 蒙海龙 作

人生如一趟没有返程的列车，沿途的每一次停靠和离去都弥漫着告别的滋味。这滋味，许是眷恋的醇浓，许是憧憬的清甜，许是不舍的酸涩，许是情意的绵长，融入岁月的肌理中，酿成生命中最动人的回甘。

童年的告别，是山坡上那渐黯的火把，裹挟泥土与炊烟的眷恋。父母下放农村的岁月，是我记忆中最质朴的底色。田埂间的蛙鸣，晒谷场的欢腾，老师温柔的目光，粗糙的手掌传递的温暖，都沉淀为深深的盼望。

父母返城的通知，带来喜悦也惹惆怅。傍晚的山坡，夕阳把身影拉得很长，乡亲们挑着我简单的行李，走在山坡小道上。父母与他们依依惜别，话语里满是不舍。老师牵着我的手，掌心温度格外清晰；同学们跟在身后，像一串舍不得散开的风铃。到了公社路口，乡亲们告别转身，我和父母伫立挥手，直到远处亮起的火把渐小，行李中多了莲子红枣的芳香。

那滋味，是眷恋织成的网，把醇厚的情谊与童年的时光紧紧捆绑，即便岁月流转，依旧温暖如初。

年少的告别，是毕业照里青涩的笑容，藏着憧憬与遗憾。初中、高中毕业场景仿若镜像，校长余音未了，班主任的叮嘱已催人动容，“不知你们的下一站在哪呀？”合影时的喧闹与欢笑，定格了青春最美好的模样。同学们伏桌写赠言，之后各自转身，没有太多伤感。只因心中装满了对考分的期盼，仿佛短暂的分别后还会重逢。可岁月往往不遂人愿，许多同学自此天各一方，渐渐没了联系。

如今，翻出泛黄的纪念册，学友的面容已模糊，那些真挚的箴言却依

闲庭信步

访不遇

□ 刘绍义

近阶段，有意无意地读了不少唐代的“访不遇”诗，出于好奇，我将《全唐诗》中的“访不遇”诗随便数了一下，竟达到99首之多。

最早的一首“访不遇”诗当是宋之问的《使至嵩山寻杜四不遇慨然复伤田洗马韩观主因以题壁赠杜侯杜四》。唐代以后，逐渐减少，笔者查阅了一下《宋诗钞》，宋代的“访不遇”诗仅有12首，元明清以来，就更少了。

但我总觉得，古人的“访不遇”，也是一种境界，一种情志，一种幸福，

百家笔会

告别的滋味

□ 刘力

人生路上，告别从未停歇。出差的短暂分别、旅游的依依不舍、亲朋好友的天人永隔，每次告别，千滋百味，或浓或淡，或苦或甜，丰富了生命的层次，让人在离别中学会珍惜，在失去中学会坚强。

旧清晰，字里行间满是年少的纯粹与热忱。那滋味，是憧憬的清甜中夹杂些许遗憾的微涩，成为青春最珍贵的诗行。

大学的告别，是绿皮车窗内外挥动的手臂，浸透着离别的酸楚与情谊的厚重。毕业晚会的灯光摇曳，同学们争相走上舞台，仿佛要把四年的同窗情谊倾诉殆尽。悠扬的《梁祝》响起，淡淡的感伤在空气中弥漫，唱起20世纪80年代的校园歌曲，又满是青春的朝气。我写了首长诗《别了，江西；再见，学友》，朗诵至动情处，台下有人悄悄擦拭泪水。

次日站台，人声鼎沸难掩离别愁闷。同学们背着行囊与书籍，即将奔

我羡慕他们的“访不遇”。“兴来每独往，胜事空自知。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。你不觉得王维的《终南别业》，没有一丝遗憾和失落吗？“篮舆不乘乘晚凉，相寻不遇亦无妨。轻衣稳马槐阴下，自要闲行一两坊”。这是白居易的《晚出寻人不遇》，诗人若是寄情于山水，以世间万物为友，也许来访时，就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遇与不遇的问题。

既是诗人又是僧人的皎然，集诗道禅道于一身，四十年间写下的三首“访不遇”诗，都是写给“缙素忘年之交”陆羽的。我们从皎然给陆羽的三首“访不遇”诗中，完全可以读出物外之人的人间情怀。诗人从没有因为没有见到要造访的人而有一点后悔。还有许浑，人家不但不后悔，还打算下次还来，再碰到一次“访不遇”，“自有孤舟兴，何妨更一来”。这真有点王子猷《雪夜访戴》的味道了，不过王子猷不是不遇，是不想遇。大雪天乘坐小船去找戴安道，到了戴安道的家门口了，又不想进去了，又打道回府了。旁人理解，他竟傻呵呵地说道：“我本来是一时兴起要来看



车站的告别。 蒙海龙 作

向四面八方。绿皮车缓缓启动，车窗内外，大家用力挥手，追着列车前行，泪水模糊了双眼，脑海里循环播放着那首“总有离别时候，才知时光短暂。总有万语千言，难诉心中留恋……”那滋味，是离别的酸楚和友情的厚重，深深烙在心底，成为一生中难忘的感动。

职场的告别，是颠簸车程中的回忆，带着温馨与不舍的绵长。工作数载后，我从长江边的黄石调往赣江畔的南昌。单位派车相送，几位同事全程陪同，一路颠簸中，我们追忆着并肩干活的日子。抵达新单位时，他们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眼神里满是不舍。后来，同事寄来书信，字里行间

他，可是现在兴趣没了，还要见他干吗呢？”一个典型的只要过程不要结果的性情中人。

是的，这些“访不遇”的诗人中，大多数人的兴趣本来就在于访的过程或访的所在，而不在乎什么遇不遇。也许不遇更是一种机缘，一件好事。李白曾经《访戴天山道士不遇》，在最末两句当听说“无人知所去”，似乎让李白大失所望，“愁倚两三松”不知所往了。但从李白整首诗的描写中，只看到他的乐，一点也没有看到他“愁”在哪里，气来何方。“犬吠水声中，桃花带露浓。树深时见鹿，溪午不闻钟。野竹分青霭，飞泉挂碧峰。无人知所去，愁倚两三松”。

还有姚合的《寻僧不遇》，亦有此风：“入门愁自散，不假见僧翁。花落煎茶水，松生醒酒风。”见与不见有什么关系，眼前的美景这么美好，虽然没有见到要访的人却遇到了另一种更美好的东西，这真的也是一种奇缘呀。

在出发前，访问者知道自己要访的人，不可能静坐家中等待自己的到来，所以被访者依旧采药，“松下问童



有趣说说

文字的味道

□ 王霖

我并不是“吃货”，却独独对文字描绘的滋味欲罢不能。

读江弱水《诗的八堂课》，对诗情诗意始终一知半解，单单记住了这样一个片段：“依我看，以色列食的造极之作，是日本作家村上龙的《孤独美食家》。见城彻说，‘能够捕捉到无法言说的温度、湿度、味道、颜色甚至香味，并用语言将这种难以表述的东西原原本本地表达出来’。”于是我真的去读了村上龙的《孤独美食家》。

书中写到许多在我看来有些奇怪的情欲，“以色列食”是怎么个“喻”法，我并不懂，但是诸如《（响螺）白色的贝肉轻轻拂过嘴唇内侧，碰到牙齿和舌头，咀嚼后，和唾液混在一起，在口腔内打转了一下，被吸入喉咙……响螺消失在体内的那一刻，又会引发新的饥饿》，或是，“听着情人们在车站的长椅上舌吻的声音，我回想起一种感触。那是用夏布利冰过的生蚝滑入喉咙时的感触，那是充满情欲的感触”，这样的描写的确让我暗暗惊叹。

如此细腻隐秘的味觉体验，被直白到近乎冲撞的文字释放出来，震撼得我直冒鸡皮疙瘩。不过冷静下来仔细咀嚼一番，我还是偏爱中国人含蓄委婉的表达方式。

满是牵挂，“那略带沙哑的歌声走了，黑板上每日的工作换了字体，办公室的桌椅从四张变成三张，又从三张变成四张，好像少了什么，又好像什么也没少。”读着信，心中满是感动和怅然，那些共事的点滴，早已融入了日常，成为生命中温暖的印记。

那滋味，是温馨陪伴与不舍牵挂交融，绵长而醇厚，支撑着我在新岗位上深耕三十余载。

退休的告别，是讲堂上的回忆与掌声，藏着释然又复杂的况味。当讲起退休感言时，我才真正意识到，自己即将与奋斗半生的集体告别。

站在讲台上的1小时，准备的课程化作对过往的追忆，化作深情的告别词。那些加班的日夜、成功的喜悦、挫折与困境，都化成珍贵的回忆，在言语中流淌。掌声响起那一刻，我知道人生中集体工作学习的篇章已然翻过。捧着鲜花，拿着刻有“曾经的岁月，难忘的记忆”的纪念小匾，心中百感交集，这十个字太精准。谢绝了同事的送行，离开那幢陪伴了许多时光的大楼，身后是数十年的青春与热忱，前方是“最美不过夕阳红”的从容安然。

那滋味，是对过往的眷恋对未来的释然，又奏响生命暮年最平和的乐章。

人生路上，告别从未停歇，有时是再见，有时可能是再也不见的诀别。出差的短暂分别、旅游的依依不舍、亲朋好友的天人永隔，每次告别，千滋百味，或浓或淡，或苦或甜，丰富了生命的层次，让人在离别中学会珍惜，在失去中学会坚强。

告别的滋味，是岁月酿成的酒，小酌细品，回味悠长。

子，言师采药去”；“采芝何处未归来，白云遍地无人扫”。这无论对访问者还是对被访者，都是一种洒脱一种自由。不像现在，主人听说客人要来，早早地做好准备，等待客人到来；客人呢，为了不让自己久等，匆匆忙忙赶路，忽略了很多沿途的风景。双方都不敢松懈，唯恐不恭不敬怠慢了对方。

看人家李白多自由，《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》，本来他是趁着那个月朗星稀的夜晚，去长安南面的终南山去造访一位避世清修的隐士，但他中途却无意中偶遇了斛斯山人，于是山人邀他到家中做客，两人便在斛斯山人家中秉烛夜谈，开怀畅饮，放声高歌，把造访隐士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。所以此时的隐士是自由的，他不必为李白的到来而苦苦等待，该吃吃该睡睡该玩玩该乐乐；李白呢，也是自由的，想中间拐个弯呢，就在斛斯山人的陋舍邀明月饮美酒，哪怕“长歌吟松风”，直到“曲尽河星稀”，也在所不辞，该醉醉该乐乐，好一个“我醉君复乐，陶然共忘机”呀。

泊与驰之间

□ 李文峰

车子驶下高速，匝道处迎面是一片凝住的车灯，红得晕眩。车流静伏着，我轻点刹车，女友低声嘱咐后座的弟弟阿扬与表弟阿二坐稳。后视镜中，阿扬怔望着窗外灯火，阿二的脸被手机屏光朦朦胧亮。

堵车磨人，时间被拉成细丝。但这停滞，竟也酿出温存。话头从窗外灯火漾开，流到阿扬的心事。高考像一座雾里的山压在他心头，他想去外省看辽远的天地，又想留守海南，年少的踌躇，沉而真。我与他谈不同城市的风怎样寒入骨髓，谈那些“无用”的学问如何在往后某个夜里悄然亮起，也谈我的复读经历，他眼里渐渐有光。阿二偶尔抬头，插几句关于中考、生活的淘气话，惹得我们哈哈大笑。

窗外，交警在灯河里稳稳移动，手势利落，我们的车，便在这暖意与导引下，一寸寸往前挪。当“中旅·逐浪驿站”的灯牌跃入眼帘时，心里一松，倦闷似被海风吹散。停车场满是人影，笑声、潮声、音乐和咸润的空气扑面而来。我们汇入人流，霓虹泼洒，音乐流淌，远处深蓝的海面正酝酿一场光的盛宴。

近午夜，烟花已满天飞舞。众人齐声倒数：“十、九、八……新年快乐！”第一朵绽开的刹那，阿扬和阿二不约而同叫了一声“啊”，天真赤诚。接着，一朵赶着一朵，在夜空中挥霍短暂的风华。光雨洒在他们仰起的脸上，眸子里落进一整片燃烧的星光。女友举起手机，拍烟花，拍我们，也拍这碎了的星光与欢笑。我静静望着，心里那些从旧年跋涉而来尘土，仿佛被这轰鸣与璀璨轻轻擦拭。我们笑着、跳着，用满腔热情迎接新的起点。

烟花尽了，空气里游曳着丝丝火药香。将少年们送回家，与他们挥手告别。回去的路上，女友说：“今天真高兴。”我点头，倦意如水漫上，心底却漾开一片辽阔的甜。

今天这短短一程，恰如人生微影。人生路长，并非总一帆风顺。正如今天的旅程，阻滞未必全坏，它教人停顿，在缓慢中静听自己心声，在等待里蓄力。遇到困难时，我们要看得见光，在重压下要学会舒解，在扎根处要默默沉淀，在目标前要稳步前行。道路是曲折的，前途是光明的，只要车辆轮子还在转，只要心里还存着那幅被烟花照亮的图景，即便慢些，即便停几回，那晨曦微露的彼岸，终究能抵达。

时记下自己当天吃过的食物和心情。四年来，那些好吃的、不好吃的、好看的、不好看的食物都被她悉数记录在笔记中。她说：“好吃的食物都很‘善良’。比如小蛋糕，软软甜甜，看到它们漂亮的样子心情就会变好，如果好吃的话善良值再翻一倍！”“早茶也很善良。美味的脆皮红米肠、蒜香蒸排骨、虾饺皇、烧麦和干炒牛河……不是说吗，‘爱喝早茶的人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’。”

比起亲口吃一吃那些被提到的美食，我倒是对这样的记述更感兴趣，因为“善良”是超脱于食物本身的一层“滋味”，而这种“滋味”，只能被文字赋予。